

陣線報

語錄

BARISAN SOSIALIS MALAYA

436-C, Victoria Street, Singapore, 7. Tel: 25660. M.C.(P) 1012

階級鬥爭，一些階級勝利了
一些階級消滅了。這就是歷史
這就是幾千年的文明史。

毛澤東

361 期 7-12-1969

社會主義陣線機關報

本期 12 版

15 分

偽造歷史的人逃不脫歷史的懲罰

馬來亞革命之聲電台評拉赫曼、拉扎克所謂“五·一三騷亂報告書”

十月八日，拉赫曼、拉扎克集團發表了所謂“五·一三騷亂報告書”。這個《報告書》有三個特點：第一，偽造歷史；第二，顛倒黑白；第三，煽動馬來沙文主義製造恐怖氣氛。

拉赫曼、拉扎克集團使用了不少所謂事實企圖一手掩蓋天下人之耳目，使人相信，這個《報告書》不是憑空捏造的，而是有根據的、是公正客觀的。可是，只要稍微了解我國情況的人，一看就知道，原來他們要說明的是三件事情：(一)賣國賊不但無罪，而且有功，愛國者不僅有罪，而且罪該萬死；(二)肆意殺人的劊子手有理，無辜受害的百姓活該；(三)壓迫、剝削、屠殺是我政府的神聖權力，侵犯不得，誰敢不依我就再來一次民族屠殺，而且規模要比“五·一三”更大，勿謂言之不預也！

一句話，按拉赫曼、拉扎克集團這一套辦事的，就叫做“忠於國家”、“忠於憲法”；反之，就是“反國家分子”、“顛覆分子”。就必須對今后由拉赫曼、拉扎克集團製造的民族屠殺負起全部責任。這叫做什麼邏輯？這是奴才當上了總管以後發明的“生殺由我”的邏輯，也可以叫做強盜邏輯。

拉赫曼、拉扎克集團就是根據這個強盜邏輯，指使“五·一三”那天在現場直接指揮或者直接參與屠殺無辜群衆的兇手提供材料，化了差不多五個月的時間，捏造了又捏造，修補了又修補，才鑄製出這個充滿謊言和污穢的《報告書》。用最無恥的、顛倒事實的手法，來洗脫沾滿他們雙手的殺人的血跡，嫁禍於人，以便自己逃脫罪責。事情既然是這樣，那還談得上什麼公正和客觀呢？

可是，拉赫曼、拉扎克集團還要裝腔作勢、塗脂抹粉，特地從英帝的官員和御用文人所寫的書本上，東抄西錄，編造了一段所謂歷史

背景。他們以為這樣一來，就更能迷惑人了。他們沒有料到，弄巧成拙，反而使自己的言行暴露了。

他們既然硬要偽造歷史，那麼我們就先從歷史談起。毛主席教導我們：“階級鬥爭，一些階級勝利了，一些階級消滅了，這就是歷史，這就是幾千年的文明史。”從私有制度產生以來，我國的歷史就是一部階級鬥爭史，就是被壓迫階級，被剝削階級反對壓迫階級、剝削階級的鬥爭史。

英帝侵佔我國之後，我國被壓迫階級、被剝削階級反對英帝及其帮凶（即地主階級、封建貴族、官僚買辦階級）的壓迫和剝削的鬥爭，就一直劇烈地進行着。

在英帝侵佔初期，彭亨、吉蘭丹、霹靂等許多地方的廣大馬來農民，都曾經以簡陋的武器，同英帝的侵略軍進行過英勇的武裝鬥爭。由於當時沒有工人階級的領導，也由於英帝的野蠻鎮壓和當時的馬來統治者（即封建、貴族和地主階級）的出賣，農民的鬥爭失敗了。盡管這樣，他們的勇敢精神永遠活在我國人民的心中。

直到一九三〇年，馬來亞共產黨誕生的時候，我國被壓迫、被剝削人民爭取解放的鬥爭，才進入了一個新的歷史時期。從那時以來，我國各族人民的革命力量，由於有了工人階級的領導，就迅速壯大起來，革命運動也有了空前的蓬勃發展。

一九四一年，日本帝國主義侵略馬來亞。騎在我國各族人民頭上作威作福了一百多年的英帝國主義，只在六十多天的短促時期內，就

向日本帝國主義屈膝投降了。而在一百多年前，當英帝入侵的時候，同英帝侵略者簽訂過各種賣國條約、鎮壓過馬來農民的反英鬥爭，使我國各族人民，首先是馬來族人民，淪為英帝奴隸的封建貴族、地主階級和殖民政權的官僚，當時就全都跪倒在日本侵略者的脚下，充當了日本帝國主義奴役我國各族人民的走狗。他們當中的極少數人，在英帝潰退逃跑的時候，隨着英帝的殘兵敗將，夾着尾巴逃到國外，繼續充當英帝的忠實爪牙。

在這陰雲密布的歲月里，只有工人階級及其先鋒隊——馬來亞共產黨，才敢於挺身而出，堅持領導各族人民，在毫無外援的情況下，自力更生地同日本帝國主義展開武裝鬥爭。共產黨人、人民抗日軍戰士和無數愛國者，用自己的鮮血和生命，保衛了各族人民的利益，推動了民族民主革命，為我國人民的解放事業和反法西斯戰爭的勝利，作出了重大的貢獻。

一九四五年，日本帝國主義投降了，英帝殖民軍的鐵蹄又踏進我國國土。當年隨着英帝逃跑的那些老爺們，就跟在英帝的坦克和大炮的屁股後面回來，又重操舊業，幹起他們的禍國殃民的罪惡勾當來。那些當了三年多日本帝國主義的走狗的人物，忽然搖身一變，又成了英帝的龍兒了。從此，他們依靠着舊主人的刺刀，飛揚跋扈，無恥地協助英帝鎮壓各族人民的革命鬥爭。

一九四八年六月，英帝向我國人民發動血腥的殖民戰爭，各族人民熱烈響應共產黨的號召，拿起武器，堅決還擊抗英民族解放戰爭的熊熊烈火，燒遍了全國各地。盡管英帝動員了四十多萬僱用軍，但是，直（轉入第十版）

馬來亞人民團結起來！打倒美英帝國主義及其拉曼李光耀傀儡政權，粉碎「馬來西亞」，反掉假「獨立新加坡共和國」，爭取真正獨立民主統一的馬來亞！

黨主席李紹祖同志向第三屆 黨代表大會提呈政治報告書摘要

(續上期)

因此，馬來亞人民不須對局勢的新轉變表示悲觀。緊急法令的實施，是一個虛弱的，而絕不是力量的象徵。傀儡集團有可能撤消緊急法令。盡管準以軍事的或者“議會的”獨裁實行統治，只要廣大人民堅持鬥爭，只要我們以正確思想指導行動，只要我們緊緊地跟着強調群衆鬥爭路線，最後，美英帝及其拉曼拉查李光耀傀儡是註定要失敗的，人民一定贏得最後勝利！

人民和黨面對的困難

在反對美英帝及其他當地僕從，在爭取民族解放的鬥爭中，黨和人民面對着什麼困難和問題呢？我們又怎樣克服這些困難、解決這些問題呢？

目前存在于馬來亞的資本主義和封建社會條件，帝國主義的統治和分而治之的阴谋，帝國主義的政治欺騙和法西斯鎮壓的反革命兩手策略，以及我們自己在認識、經驗、計劃、領導等方面的不足，這些因素的發展結果，就形成了黨和人民面對着的問題和困難。這些問題和困難也可以分為客觀的和主觀的二大類。

A.客觀的困難

(一)殖民主義的社會

多年來的落後歷史發展和殖民地統治，就出現了目前馬來亞的封建和資本主義前的社會。好多人民仍然受着封建主義思想、風俗和習慣的影響，宗教不僅被用來奴役和麻痺人民的一種武器，而且也在人民中間製造恐懼、成見、相互不信任，甚至仇恨。馬來亞在英帝的統治下已經差不多 150 年了。在這 150 年里，英殖民主義者極力地培養和灌輸曠昧主義的思想，極力地提倡和鼓勵最落後的和黃色“文化”和思想，另一方面，則極力地鎮壓和禁止進步思想、書籍和文化。

結果是：社會環境、殖民教育，我們的封建家庭背景，以及其他殖民地、封建、資本主義前的社會的種種特性和劣根，就造成了相當多的人民傾向于保守、喜歡表面舒適和安逸的生活、自私和對敵人抱有幻想。

應該怎麼辦呢？在城市和農村地區出現的保守主義思想，以及封建主義的風俗、習慣和思想的壞影響，必須逐步的用進步思想加以取代。我們必須在人民面前擺事實，

進行耐心的，持久的說服和分析，教育廣大人民群衆。

我們黨過去在這方面的工作仍然做得不够，我們宣傳的幾乎偏重于華族，以及一小部分講英語的群衆。我們在今後必須集中更多的精神，在馬來亞人民中間教育各族的群衆，我們必須更加深入群衆，在群衆中間進行廣泛的、徹底的宣傳。

(二)帝國主義的“分而治之”阴谋

帝國主義分而治之的卑鄙勾當，已經在人民中間造成了好多重大的痛苦，也在我們的鬥爭道路上製造了好多的障礙。它是敵人用來破壞人民的民族和階級友誼和戰鬥團結的最主要武器。

我們必須在馬來亞人民的基礎上，而不是在所謂“新加坡人”或者所謂“馬來西亞人”的基礎上，加強和鞏固馬來亞各族人民的友誼和戰鬥團結。帝國主義把新加坡島強硬從馬來亞大陸分隔開來（其實，早在 1946 年，甚至更早的時期，他們就這麼干了），已經給人民和黨增添了好多困難。因此，我們必須高舉祖國重歸統一大旗，奮勇前進。

(三)帝國主義的改良欺騙與法西斯鎮壓。

改良主義是帝國主義和反動派用來欺騙人民，誤導和轉移人民爭取民族解放鬥爭的一個主要武器。基於此，拉曼拉查李光耀傀儡集團便大吹大擂他們的所謂“議會民主”、“一人一票議會選舉”、“鄉村發展”、“農村發展機構 (FAMA)”、“工業發展” (FIDA)、“廉價組屋”、“居者有其屋計劃”、“工業化”，等等。總之，反動派是極盡所能的在人民中間灌輸和製造幻想，使人民以為反動政權是所謂“進步”的製造者，是所謂“照顧人民福利”的大恩人。可是，事實上，人民的生活却越來越往下坡，他們越來越遭受外國壟斷資本的殘酷壓迫與剝削。

在廣大群衆中間暴露反動派的各種改良主義詭計，幫助人民拋棄對反動派的一切幻想，就必然意味着是一項耐心、持久的工作。我們在今後必須加強我們的宣傳機器，盡一切可能粉碎反動派對我黨和我黨活動的新聞封鎖。我們必須盡速地、及時地把我黨對事件的具體分析，傳達給廣大人民，從而使他們免遭反動派的誤導和欺騙。

帝國主義及反動派仍然把法西斯鎮壓作為主要的武器，以維持他們對人民的統治；於是，反動派便進行了任意逮捕、封閉組織，等等。今天，由於反復不停的敵人迫害和白色恐怖的結果，進步政黨、工團，以及組織遭到了重大的打擊。絕大多數較大的左派工團和進步組織被封閉和弔銷註冊，成千上萬的工人、小販和德士司機被剝奪了結社的權利。一些工人甚至被強迫參加黃色工會。小販們都是分散和沒有組織的。其他德士司機也沒有適當的組織。因此，好幾次由好多不滿的人民同時自發的鬥爭，都迅速的遭到反動派的鎮壓，或者只堅持了一段短時間而已。同樣的，好多強烈反征兵，反對所謂“國民服役”的學生與青年，也無法集合一起，進行有組織性的反抗。

好多年青人採取取消極的反抗方式，而去躲起來，其他的，則準備讓反動派逮捕，準備坐牢。除此之外，也有許多的農民和鄉村住民被迫遷，沒有適當的賠償下被配到老遠的地方。

過去幾年來，黨在這方面的工做做得太少了。在鼓動和組織群衆方面的工作，我們也太過依賴於個別干部的主動性和積極性了（事件發生的時候，個別的干部可能剛好在場）。為反抗法西斯的壓迫而自發的鬥爭，經常都由於缺乏領導，而受挫折時輕易的結束。我們的不能喚起和鼓勵經已公開表示不滿的廣大群衆，或者我們的不能動員和組織這些經已自發起來鬥爭的廣大群衆，這是我們的缺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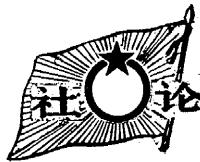
因此，我們今後必須改善這方面的工作，我們必須尋求和制定各種各樣的方式，去喚起、動員和組織廣大群衆為他們基本民主權利進行堅決的鬥爭。這是我們的一項最迫切的任務。

黨內的各種困難

討論到這裡，我們也要提提黨內出現的一些困難。這些困難都是由敵人的分而治之、法西斯迫害和白色恐怖的結果而造成的。

(一)黨的一部分積極份子被反動派任意逮捕和拘禁，或者被“驅逐”到馬來亞大陸。由於反動政權推行所謂“城市重建”和其他所謂“建屋發展”的結果，好多土地被肆

(待續)



從松美屠殺慘案 看美帝的戰爭政策

屠殺五百餘名越南人民，毀壞松美縣貴順村：這就是美帝國主義於一九六八年間在越南松美縣所犯下的滔天罪行。這使人聯想起美帝在整個越南和整個世界所犯下的罪惡勾當，也使人聯想到美帝在整個越南和整個世界的戰爭政策。這種戰爭政策就是美帝侵佔全球的法西斯戰爭政策。

一九六八年三月十六日，美帝法西斯侵略軍按照美帝的侵略政策，有預謀的、有組織的、有目的的，通過爆炸、放毒、縱火和射殺等各種血腥手段，屠殺了五百餘名越人民。這血腥慘案被逐步宣布以後，即引起各國人民的同聲譴責。我們馬來亞人民也深感憤怒，嚴厲譴責美帝戰爭販子的法西斯暴行！

實際上，美帝國主義每天都在越南土地上千其屠殺越南人民的罪惡勾當。現在美帝為了緩和世界人民的憤怒情緒，為了尋找代罪羔羊，以掩蓋以尼克松爲首的美帝戰爭販子的罪行，爲了表示它們是什麼“和平公正”假惺惺地、陰險地提審幾個殺害松美越南人民的軍官但是我們要告訴美帝戰爭的決策者，

你們的這一套是掩蓋不了你們手上的斑斑血跡！你們終究逃不脫越南人民和全世界人民的懲罰！逃不了歷史的懲罰！

在美帝國主義“全球戰略”的戰爭政策下，它們接過法帝國主義的戰爭黑旗，把魔爪伸向越南。爲了侵略的需要，美帝國主義打從那個時候起就不擇手段地以各種戰爭手段，各種現代化武器，甚至使用生物和化學的等等殺人毀物的武器，大規模地，日以繼夜地屠殺越南人民，妄圖以這種殘暴血腥的恐怖政策壓服英雄的越南人民。它們使用了除原子彈以外的一切殺人毀物武器，在越南進行法西斯戰爭。這種法西斯戰爭政策，也得到了蘇修社會帝國主義的默認和支持。

在美帝“全球戰略”的戰爭政策下，它們同樣把魔爪伸向全世界。

——冰峯——

本月一日，星洲日報“讀者之聲”欄發表了署名“一女公民”者的信，信中申訴她在反動派的“分而治之”政策底下，將被逼得夫妻和父子相離的遭遇，現將該信摘錄如下：

妹是“星加坡公民”，在去年七月一日與一名“馬來西亞公民”在“星加坡政府”婚姻註冊局註冊結婚，我和丈夫還在星加坡獲准手工業小生意註冊，後因工作繁忙，在護照方面，我丈夫申請一年蓋印章一次，怎料到在本年十一月十日，接到“移民廳當局”的一封信，命令我丈夫在一星期之內離開星加坡（我丈夫從未“犯法”），同時，當我丈夫離星之時，正是小妹分娩之日，我忍住了各方面的刺激與痛苦，到“移民廳”申請准許他多居留二星期，結果是得到“同情”與批准了。然而，二星期之後，人間悲劇就要上演了；我必須和丈夫分離，而小妹的剛出世而又未滿月的孩子也要對他的爸爸說再見了；最後，我懷着悲痛的心情，向“有關當局”請求，可否讓我丈夫在星加坡居留或居留一段時期。一女公民敬上 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信中的引號是筆者加上）

讀了這封信，誰都會爲“一女公民”女士的悲慘遭遇產生同情，同時，誰也都會爲“分而治之”政策的滔天罪行感到髮指。從信中我

，進行侵略和掠奪、欺騙和訛詐、顛覆和破壞，放毒和屠殺等等滔天罪行。它們幻想把世界上的每一塊土地變成它們的“樂園”，違者格殺勿論；它們幻想把世界上的每一個海洋化爲它們的泳池，違者格殺勿論；它們幻想把世界上的每一處空間變作它們的“天堂”，違者格殺勿論。這種戰爭罪行豈是德國的希特勒和日本的軍國主義所能及者？

爲了侵略的需要，美帝一方面派軍侵略越南進行法西斯戰爭，另一方面却扶植了一個又一個，改變了一個又一個越南傀儡政權，進行一次又一次的政治欺騙，企圖麻醉人民的思想和革命斗志。但是，這種戰爭政策和屠殺政策絲毫也不能挽救美帝的沒落，相反的，却促使美帝走向更大的失敗。

爲了侵略的需要，美帝在越南推行各種各樣的法西斯戰爭政策和屠殺政策。

它們派遣大批顧問和專家，充當軍師，指揮越南傀儡軍殺害越南同胞推行“亞洲人打亞洲人”的政策，但是，在英雄的越南人民掀起人民戰爭的抗擊下，這種政策慘敗了，於是，他們就更大規模地、瘋狂地派遣五十餘萬美國大兵配以數量衆多的幫兇軍，進行它們的所謂“特種戰爭”。但是這種政策，同樣的，在英雄的越南人民掀起的人民戰爭的抗擊下，遭受更慘重的失敗。於是，他們就派遣數千架現代化戰鬥機對越南民主共和國進行破壞性戰爭，但是這種政策又遭到空前的失敗。現在，美帝戰爭販子的老爺們又正在推行一種叫做什麼“戰爭越南化”的鬼花招，這種鬼花招揭穿了也只不過是舊陰謀——“亞洲人打亞洲人”的戰爭政策。可以肯定，這種戰爭政策，也是要以慘敗告終的。

美帝從侵略的目的出發，在越南和全世界推行了形形色色的戰爭政策和屠殺政策，也不斷改變這種侵略政策，現在却妄想大規模推行“亞洲人打亞洲人”的戰爭政策。

這就證明帝國主義就是戰爭就是侵略，而美帝就是最大的戰爭禍害和侵略者。這也說明美帝已經到了黔驥技窮，走投無路的絕境，快要死亡了；這也說明美帝戰爭販子是非常頑固的，它們還要繼續進行戰爭政策和屠殺政策；這也證明一切帝國主義所進行的不義戰爭，不論採取了什麼戰爭政策，都只能加速它們滅亡的步伐，而一切革命戰爭，不論遭到多大障礙，總是要從一個勝利走向另一個新的勝利的。

馬共中央委員會電賀阿爾巴尼亞中央委員會 熱烈祝賀阿爾巴尼亞解放廿五周年

馬來亞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打電報給阿爾巴尼亞勞動黨中央委員會，熱烈祝賀阿爾巴尼亞祖國解放和人民革命勝利廿五周年，電報全文如下：

阿爾巴尼亞勞動黨中央委員會

親愛的同志們：

在阿爾巴尼亞人民歡慶自己光榮歷史中具有最重大意義的事件——祖國的解放和人民革命的勝利廿五周年時候，我們代表馬來亞共產黨黨員、馬來亞民族解放軍指戰員和馬來亞人民，向你們並通過你們向阿爾巴尼亞勞動黨黨員和阿爾巴尼亞人民致以最熱烈的祝賀。

廿五年來，英雄的阿爾巴尼亞人民在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恩維爾·霍查同志為首的阿爾巴尼亞勞動黨的正確領導下，發揚敢於鬥爭、敢於勝利的無產階級革命精神，粉碎了帝修反和國內階級敵人的一切反革命陰謀，在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中取得了一個又一個勝利，使落后的阿爾巴尼亞變成一個先進的社會主義國家。

最近幾年來，阿爾巴尼亞勞動

黨為了防修、反修，防止資本主義復辟，採取了一系列革命化措施，發動群衆展開革命化運動。這個運動促進了全國人民思想革命化，加速了社會主義建設，進一步鞏固了阿爾巴尼亞無產階級專政。你們這些努力，對豐富和發展馬克思列寧主義作出了重要的貢獻。

阿爾巴尼亞人民共和國一貫高舉馬克思列寧主義和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偉大旗幟，堅決支援包括我國人民在內的各被壓迫民族和被壓迫人民的革命，英勇地同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以蘇修叛徒集團為中心的現代修正主義和各國反動派進行毫不妥協的鬥爭。為國際無產階級革命和民族解放事業，作出了巨大的貢獻。

今天，英雄的阿爾巴尼亞已經成為歐洲的社會主義明燈，反帝

、反修的一個堅強堡壘。你們廿五年來所取得的一切成就，沉重打擊了帝、修、反，有力援助了各國人民的革命鬥爭。你們的勝利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偉大勝利，是全世界人民的偉大勝利，是我國人民的偉大勝利！

我們衷心祝願阿爾巴尼亞人民在他們的偉大領袖、馬來亞人民的親密朋友恩維爾·霍查同志領導下，在社會主義革命、社會主義建設和反對以美國為首的帝國主義、以蘇修叛徒集團為中心的現代修正主義和各國反動派的鬥爭中取得更加偉大的勝利！

英雄的阿爾巴尼亞人民共和國萬歲！

光榮的阿爾巴尼亞勞動黨萬歲！

戰無不勝的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萬歲！

馬來亞共產黨中央委員會
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十五日

慶祝阿爾巴尼亞人民的光輝節日

——馬來亞革命之聲電台文章——

英雄的阿爾巴尼亞人民正在慶祝他們祖國解放和人民革命勝利廿五周年，這是阿爾巴尼亞人民光榮歷史中的兩個最重大的事件。

廿五年前的今天，阿爾巴尼亞人民在偉大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恩維爾·霍查同志為首的阿爾巴尼亞勞動黨的正確領導下，趕走了德、意法西斯，建立了人民政權。在這光輝的節日里，馬來亞各族革命人民向英雄的阿爾巴尼亞人民致敬！並向他們致以最熱烈的祝賀！

廿五年來，阿爾巴尼亞人民充份發揚敢於鬥爭、敢於勝利的精神，沿着革命的道路不斷前進。他們粉碎了帝國主義、現代修正主義和各國反動派以及國內階級敵人妄圖破壞阿爾巴尼亞人民革命的一切陰謀。廿五年來的勝利，使阿爾巴尼亞發生了根本的變化，使她成為一個繁榮、富強的社會主義國家，成爲歐洲的社會主義明燈。

阿爾巴尼亞人民的輝煌成就，是和阿爾巴尼亞勞動黨的正確領導分不開的，阿爾巴尼亞勞動黨創造性地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和阿爾巴尼亞革命的具體實踐結合起來，在對內對外政策中，堅持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維護並加強無產階級專政，領導阿爾巴尼亞人民從勝利走向勝利。今天，在慶祝廿五周年紀念日中，又取得了落實勞動黨第五次代表大會的歷史性決議的偉大勝利。人民生活迅速革命化

！ 機構），沉重地打擊了美帝國主義和蘇修社會帝國主義，極大地鼓舞了正在進行反帝、反修鬥爭的世界各國革命人民，特別是蘇聯和東歐的革命人民。

馬來亞人民已經堅持了將近廿二年的革命武裝鬥爭，這個鬥爭是世界人民反對帝國主義、蘇修社會帝國主義和各國反動派的革命鬥爭的一個組成部份。因此，馬來亞人民和阿爾巴尼亞人民的鬥爭是相互支持的。在阿爾巴尼亞解放和阿爾巴尼亞人民革命勝利廿五周年的光輝節日里，我們衷心祝願兄弟的阿爾巴尼亞人民在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在反對以美帝為首的帝國主義、以蘇修叛徒集團為中心的現代修正主義和各國反動派的鬥爭中取得更加偉大的勝利！

春雷





馬來農民爲什麼貧窮？

〔馬來亞革命之聲電台綜合報導〕以拉赫曼、拉扎克集團爲代表的封建地主階級及其帝國主義主子，一貫殘酷地壓迫和剝削馬來農民，使他們的生活極端貧窮困苦。

馬來封建地主用各種各樣的方式壓迫和剝削農民。其中主要的是貨幣、食物和勞役等三種方式的地租剝削。貧苦農民所繳納的地租是極高的，有的佔收成的一半，有的達到三份之二。食物地租在東海岸例如吉蘭丹更爲普遍，高達總收成的五份之三即一半以上，自從傀儡政權鼓吹種植雙季稻以來（特別是自從姆打河水利工程計劃公布以來）北馬的地主把地租提高了三倍到七倍。以貨幣地租爲例，在北海以前每畝地每年的地租是一百元，現在已提高到三百元；在檳城以前每畝地每年的地租是五十元，現在已提高到三百八十五元；有的地方竟高達五百元。以前地租是在收割之後才繳納的，現在是不管農民有沒有收成，都要在收割之前就繳納地租。這樣一來，已使農民顆粒無收，分文無着，也必須繳納數百元的地租。

除貨幣或食物地租之外，農民還必須以替地主作種種無償勞動的形式繳納勞役地稅，他們服勞役時，甚至連飯吃都要自理，這種殘酷剝削現在有一個好聽的名稱叫作“合作”。

窮苦的農民還受到高利貸的殘酷剝削，據英國官員所寫的報告透露，高利貸者放貸給貧苦農民的利息達一百巴仙到二百五十巴仙，結果很多農民的土地便落入了地主或高利貸者之手。

在北馬有一種借穀的最殘酷的借貸制度，利息在二百五十巴仙以上。農民借穀子總是在青黃不接的時候，也就是穀價最貴的時候而還穀時一定是在收穫的季節，也就是穀價最賤的時候。在這一貴一賤之間，農民又受到極份的剝削，多數農民的土地落入地主或高利貸者之手，也正是在穀價或膠價低落的時候。

除此之外，還有傀儡政權加在農民身上的苛捐雜稅的沉重負擔，以及馬來官僚資本所控制的“農業銷售局”和“合作社”，通過壓低穀價所進行的非直接掠奪，這都使得農民被壓得喘不過氣來。

許多貧苦的農民由於受到種種殘酷的剝削，所以長年過着半飢餓的生活，如果一天有一頓飯吃那就算很幸運了。在東海岸關丹的農民在雨季中三四天甚至一星期才有一頓飯吃，他們爲了填飽肚子，只得去森林里找樹葉或者野生的菓子，而由於飢餓貧窮，農民都患有種種疾病。這種殘酷剝削的結果，使成千成萬的農民失業或破產。以北海

邊丹區爲例，三萬九千居民中有一半以上失業。因爲失業和破產，農民被迫離鄉背井，紛紛湧入城市尋找工作。他們形成龐大的失業隊伍，即是買辦的、封建的、官僚資本的廉價勞動力的不竭的源泉，又是拉赫曼、拉扎克法西斯政權，用以鎮壓包括馬來族在內的各族勞動人民的炮灰的源泉。

拉赫曼、拉扎克集團不但不想解決農民的失業和破產問題，事實上，只日益製造農民生活貧困和失業，以便得到發財致富的廉價勞動力和維持其搖搖欲墜的傀儡政權的炮灰。農民的貧困是封建地主及其帝國主義主子壓迫和剝削的結果。但是拉赫曼拉扎克集團却含血噴人，製造民族仇恨，故意把馬來農民的貧困說成是，由華、印族人民造成的。

偉大導師列寧曾經英明地指出

：“凡是靠刺刀才能維持的政府，凡是不得不壓制和扼制人民憤怒的政府，都早就懂得這個真理：人民不滿是無法消除的，必須設法把這種對政府的不滿轉移到別人身上。”拉赫曼、拉扎克集團所作的正是這樣。

“哪里有壓迫，那里就有反抗”因爲受到重重的壓迫和剝削，再也沒有生路了，所以日益衆多的農民起來示威、奪地和採取其他

鬥爭手段，以抗死求生。盡管，農民的鬥爭受到傀儡軍警的殘酷鎮壓，但是，農民並沒有被嚇倒。相反地，他們從自己的經歷中，逐漸知道光靠農民自己的力量是不能勝利的，只有在馬來亞共產黨的領導下，同工人階級緊密地團結起來，參加解放軍，援助解放軍，進行人民戰爭，打倒帝國主義和拉赫曼、拉扎克集團，建立人民共和國，農民才能得到徹底的解放！

〔馬來亞革命之聲電台綜合報導〕

民族解放軍一部隊，十月廿五日在吉打伏擊拉赫曼、拉扎克集團的軍用車隊，取得勝利。伏擊是在吉打北部樟崙附近的公路上進行的。敵軍的車隊由兩輛裝甲車和三輛大型吉普車組成，當敵軍車隊進入解放軍伏擊地點的時候，其中兩輛中了解放軍的地雷，解放軍立即以各種武器向敵軍猛烈射擊，並投擲手榴彈，打死打傷一批敵人，炸壞敵人兩輛裝甲車，炸毀一段公路，公路直到廿九日才恢復通車。

解放軍還在公路上插上紅旗和掛上許多標語，標語上用大字寫着各樣的口號：“馬來亞共產黨萬歲！”、“馬來亞民族解放軍萬歲！”、“各族人民團結起來，打倒拉赫曼、拉扎克、李光耀反動集團！”這些口號是用馬來文和中文寫的，其中最長的一條是用橫越公路長達十一尺的白布作成的。最後拉赫曼、拉扎克集團慌忙封閉了這條公路，並出動直昇飛機和軍隊前往增援。但是，解放軍已在伏擊發生後安全轉移了。敵人企圖撤除凌空飄揚的紅旗，又中了解放軍的地雷，被炸死炸傷多人。

第二天敵軍驚頭目才偷偷地乘直昇飛機到現場去給僞軍打氣，但是直到廿八日，怕死的敵人還不敢去把凌空的紅旗拿下來。

上述伏擊給敵人的打擊是沉重的。不久前敵人對純篤村群衆實行搜光、搶光、燒光的政策。過不了幾天，解放軍就在純篤附近的山頭上打落了一架敵人的直昇飛機。正當敵人加緊圍剿的時候，解放軍又在離純篤幾英里的公路，伏擊敵人的車隊。爲了掩蓋他們慌張的丑態，拉扎克、伊斯邁等法西斯頭目一再強裝鎮定說什麼：“形勢已受控制”，叫人民不要因最近發生的事件而驚慌。

在痛擊敵人軍用車隊的樟崙伏擊戰打響的前兩天，即十月廿三日，解放軍在霹靂宜力地區甘榜阿來附近利用大雨滂沱的有利時機，襲擊敵人巡邏隊，敵人當時十分狼狽，連他們與僞軍總部聯繫的無線電報機也失靈了。當場被解放軍打死打傷好幾個，其中一個是軍官。

上述戰鬥恰是在霹靂蘇丹在大批軍警保衛下到宜力等地區游說，騙取民心的時候打響的，這就說明拉赫曼、拉扎克集團的所謂局勢已受控制的爛言，不過只是自欺欺人的鬼話。

樟崙伏擊戰和宜力突擊戰



郭興福和他的戰士們

南京部隊 連雲山 甘耀稷 劉家駒

他們又賽了一次，結果還是一樣。

這場比賽，引得班里戰士一陣哄笑。

陳進學面紅耳赤地走了回來，還硬着嘴說：“沒關係，失敗是成功之母，我保證十天趕上老同志！”

郭興福還沒等他們賽完，趁大家不注意就悄悄走了。他感到，對這個新戰士的工作，恐怕並不是想象中的那麼容易。

過了些時，班長匯報班里情況時說：“新戰士陳進學真難辦。練手榴彈嗎，練了兩三下就來找老同志：「我們比一比，我們比一比！」又不踏實練，又不虛心向老同志學。別人都都是着裝投彈，他把武器取下來，腰帶也解了，棉衣也脫了，還是沒人家投得遠，才投二十幾米。回去就寫決心書：我三天趕上老同志。一集合，老是找不到人，不是解大便就是穿鞋子，爲了等他一個人，弄得班里幾次遲到。開起會來，就聽他一個人高論闡討，什麼理性感性呀，上層建築呀。開個會有一半多時間都是他一個人在講。不管什麼場合，動不動就講書上怎麼說怎麼說。……”

這一切，郭興福都已觀察到了，戰士們對他的不滿，也聽到多次了。很顯然，在陳進學身上有着很多優點，他有不少書本知識，他有保衛祖國的熱情，到部隊後他也願意進步，尤其是愛讀毛主席著作。

……但是，他的最嚴重的缺點，是好空談，理論不能聯繫實際。說得多，做得少，說得大，做得小。他學習毛主席著作的態度，也有問題，經常是對一篇文章只有一些字面上的了解，並不懂得它的精神實質，就自以爲懂了。……郭興福想了很久，決定跟他好好談一談。

這一天，他把陳進學和班里另外兩個初中畢業的戰士，一齊找來，學毛主席的《整頓黨的作風》這篇文章。郭興福邊念邊和大家討論。他特別把“就是許多所謂知識分子，其實是比較地最無知識的，工農分子的知識有時倒比他們多一點”“世界上的知識只有兩門，一門叫生產鬥爭知識，一門叫階級鬥爭知識。”這兩段話念了又念，還談了自己的理解。陳進學明白，連長雖然是找三個戰士一起學習，實際上是針對着他自己的。學完以後，陳進學回到班里就大發牢騷：“今天連長又抓了我的活思想啦！”

“怎麼抓了你的活思想？不是找你們幾個文化高的學毛主席著作嗎？”班里戰士問。

陳進學說：“哼！學毛主席著作，叫了兩個同志去當陪客，實際上是針對我的。說什麼只重書本不重實踐，只有理論沒有行動，是個沒有知識的知識分子！”停了停，他又氣憤地說：“這才奇怪，共產黨培養我讀了十幾年書，倒白培養了。要是知識分子沒有知識，國家還辦什麼學校？大家都去實踐好啦！”

戰士們聽了很不以為然。陳進學一掀被子蒙頭就睡了。

第二天，幾個戰士去找郭興福，談了陳進學的情況，都說他太不虛心，驕傲極了。郭興福對幾個戰士作了解釋，說還是應該看到他的優點，好好團結他。他的缺點，是可以在實際鍛鍊中逐漸克服的。

郭興福特別注意讓陳進學認識自己的缺點，於是便經常仔細觀察他的練兵活動。這一天，陳進學和幾個戰士練投彈。和他一起來的新同志都已投得很遠，只有陳進學仍然進步不大。

郭興福走到他身旁問道：“陳進學，你說投手榴彈難不難？”

陳進學滿有信心地回答說：“我從前把這個看得太簡單，不懂得要記住要領。現在懂了，只要記住要領，沒什麼難的！”

郭興福又問：“現在記住要領了嗎？”

“昨天看了書，剛記住，你聽我背：助跑由慢到快，墊步……”陳進學一口氣背完了要領。

“那你投一個我看一看！”

“好！”陳進學拿起一個手榴彈，一揮手投了出去，只投了二十米。

郭興福叫他再投一個，還少了兩米。

陳進學又拿起手榴彈，剛一揮臂，還沒投出去，郭興福就喊了一聲：“停！”

陳進學停了下來。

郭興福自己投了兩個，比陳進學遠了十幾米，然後對他說：“現在你明白了嗎？你投彈投不遠，關鍵不在能否把要領背得熟。即使記熟了要領，不肯下苦功練、反復實踐，仍然沒有投彈的直接經驗和知識。你平日愛讀毛主席著作，毛主席講過，光從書本上學得理論，哪怕是前人總結的成功經驗，你不去實踐它，那也不算有了真正的知識。

。沒有真正的知識，就干不好革命工作。一個農民會種地，算是有真正的知識；一個戰士呢？練出一身硬功夫，才算有真正的知識。從這點來說，班里好多同志，雖然不及你讀的書多，但他們懂得一點之後，就去反復地實踐，苦練，練出了本領，他們就比你有知識。你說對嗎？……”

陳進學一向覺得連長有些粗氣，軍事上雖然有一套，但理論學習，特別是學習毛主席著作不見得比自己強。誰知道連長腦袋裏裝的毛主席的書也不少。並能用來分析各種問題，從一件小事引証出一個大道理。就連投手榴彈的事，他就能聯系《實踐論》來講明。從此，陳進學開始謙虛了一些。

接着，班里進行敵火下衝鋒的實彈射擊演習。規定每個戰士要在二百米遠的衝擊途中，在奔跑中連續射擊五個突然出現的隱現目標。靶子只出一次，出來只停五秒鐘。一次打不中就沒有再打的機會，等於沒有消滅敵人。

“前進——”郭興福下達了開始衝擊的口令。陳進學從隱蔽地一躍而起，猛衝向前……

郭興福緊跟在陳進學的後面，眼睛瞪着他的行動。剛剛跑了二十米，郭興福紅旗一揮，叫示靶員出靶。對面山坡上，一個胸靶突然出現了。陳進學撲通一下臥倒在地，準備射擊。但是，他平日把實踐看得太不重要，沒有刻苦鍛鍊這些戰鬥動作，此刻一臥倒在地，兩肘就分張左右，身子也擺得不舒服。他赶快收肘，調整身體，瞄準擊發，但是，晚了。靶子落下時他才打了這一槍，這槍落空了。

他赶快起立再前進，剛跑了十米，郭興福把紅旗一揮，靶子又出現了。陳進學又赶快臥倒，情況同上次一樣，仍然是兩肘位置不對，身子扭着，等他調整好姿勢，正要瞄準擊發，靶子已經落了。

後來，陳進學採取了偷巧的辦法，每跑十幾步，不管靶子有沒有出現，就先臥下等着打。這樣打中三槍，但按規定也不能算數。

可是，班里那個他平時看不上眼的“老粗”，成天不愛說話，只愛苦練的儲興春，這次衝鋒速度最快，而且打得最好。五發五中，全部消滅了敵人。

演習完畢，郭興福又和陳進學長談了一次。中心仍然是：什麼是知識，知識來源於什麼，怎樣看待

(待續)



訪老鄉 報喜訊



東北季候風帶來的霪雨還下個不停。我們踩着泥漿，快樂朝豪伯的家園走去。

這山丘之間的小路，幾年來已印下無數的腳印。每一腳印都誌下豪伯和我們之間的互相了解和不斷增進的感情。

今天，我們要去告訴豪伯一個最最振奮人心的消息！

西邊的餘輝，一步緊接一步消逝在遠山的背後，時間催迫我們加速趕路。

山坡上閃亮着燈光，豪伯的家已在望。還有一段距離，就傳來了剛強有力的播音，我們知道，此刻豪伯已在收聽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的客語廣播了。

像往常一樣，豪伯熱情地招呼我們進屋裏，他的老伴，我們叫慣她做亞娘，正忙着剝角豆種。他的孫兒，正埋頭苦讀。廚房里，灶火閃耀，紫烟迷漫，豪伯的媳婦正在煮晚飯。

“大把好消息呵……”豪伯笑呵呵地指指收音機，聲音宏亮地說。

諳熟客語的小楊接過豪伯的話，說：

“今晚還有一條最好的消息……”

“什麼消息？快告訴我！”豪伯的孫兒一聽，放下書本，忙不及待地問道。

“我們馬來亞人民自己的廣播電台，今天開始播音了！”

“呵！真的呵……”

豪伯、亞娘、他的孫兒都瞬息間站起來，他們都急切等待小楊再次肯定的回答。

“真的！我們今天早上就收聽到了！”小楊用最肯定的語氣回答道。

豪伯一家人都陷入了激奮的波濤里。從每個人的眼睛里，我們彷彿看到了洶湧澎湃的海洋！

“在那里？快開！”豪伯一手拉過小楊到收音機旁，他那瘦削但又剛勁有力的雙手顯然因激動而微微顫抖着。

小楊看看手錶，時針正對準七時十五分，這革命的時刻，支配着小楊的一切動作。他熟練地把調波器轉到短波三十一公尺的地方。

剎那間，這革命的波段，化成了祖國遼闊的北方，化成了硝煙迷漫的聳山峻嶺，化成了凌空飄揚的紅旗，化成了黨的聲音……

“馬來亞革命之聲廣播電台”

“馬來亞革命之聲廣播電台”

這渴望已久的莊嚴的呼號，像原子弹爆炸了！

這莊嚴的呼號，震動長空，搖撼魔殿！

這莊嚴的呼號：向全世界宣告，馬來亞人民的革命在勝利前進！

這莊嚴的呼號呵，是黨的號召！是解放軍的冲锋號！

每個人用最最熱烈的掌聲，迎接這莊嚴的呼號。

“革命之聲”接着播出序曲“馬來亞民族解放軍進行曲”。

豪伯端坐着，屏住呼吸，全神貫注傾聽。

豪邁，雄壯的進行曲，在我們面前展現了解放軍戰士的威武高大的形象。對於豪伯，這首進行曲，此刻不知使他回憶起多少解放軍英勇殺敵的事跡。

序曲過后，接着介紹節目內容，清晰有力的女廣播同志的聲音，使亞娘和她的媳婦稱讚不已，看他們眉飛色舞的神情，內心的自豪和愉快，不言而喻。

節目報告之后，是播送編輯部文章：“馬來亞人民自己的廣播電台開始播音了！”

豪伯雖然只懂聽淺白的華語，但是文章的意思，他是能夠領會的。

“我們自己的廣播電台，終於成立了！”豪伯握緊拳頭，像是歡呼般地舉起手來。

“馬來亞人民自己的廣播電台——馬來亞革命之聲廣播電台正式成立並開始播音了！”

“馬來亞革命之聲的成立，是馬來亞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喜事……”

“馬來亞革命之聲是在武裝鬥爭的熊熊烈火中誕生的！”

“馬來亞革命之聲將大力傳播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宣傳馬來亞共產黨的政策……”

編輯部文章句句是人民的心上話。

戰鬥消息更使豪伯興奮異常，連聲說：“打得好！殺得好！”

評論文章，歡呼解放軍的新勝利！播完之后，是再次介紹華語、馬來語廣播的時間表和波段。

最后，“革命之聲”祝全體同胞們和同志們在工作和戰鬥中取得新勝利。這是馬來亞共產黨對全國人民的最大鼓勵，也是對我們的最

大期望。

廣播在親切的再見聲中結束了。收音機雖然只剩下沙沙的嘈聲，然而每個人的心已和北方緊緊連接在一起。

大家興奮地議論起來，小屋里充滿了從未有過的熱烈氣氛。

“設立一個電台，要好大的功夫呵！”豪伯說。

“是呵，現在成立並播音啦，這是一個大勝利。”我們同聲應道。

“這樣子播，狗兵查不到嗎？”亞娘問得倒有幾分奇妙哩！

“荷，查得到？人家共產黨總有辦法嘛。”豪伯搶先回答了。“再說，根據地大了，狗兵查到也休想爬進一步！”

“北部打得熱烘烘，幾時才打到我們這位呵？”又是亞娘在發問。

“快囉，我看再過五年就打到囉。”豪伯蠻有信心地回答道。

“五年？”亞娘忽然被什麼事情觸動了深埋在心底的感情，她重複着這句話。沉思片刻，她接着說：“那時候亞文是打回這帶就好了。”

“是囉……”亞娘的話，即刻感染着豪伯，他像有千言萬語要傾訴。

我們也感到萬分驚喜，亞娘提到亞文的事，這還是我們第一次聽到的。我們詢問了幾句，亞娘熱淚盈眶，她說：

“我們有三個孩子，兩個進山打紅毛，一個亞山，犧牲了。一個亞文，進山那年，就像你們這般大，打了七八年，後來聽說到北馬去了。現在該是近四十的人啦。”

“我盼就盼他還活在人間，為革命多出力呵，能不能見面，那倒是小事。”豪伯大義凜然地說。

這段簡短的談話，使我們對這位可敬的老農了解更深了。過去，我們只知道豪伯曾經是支援解放軍游擊隊的積極群衆，却不知道他還把兩個兒子獻給了光榮的革命事業！

“聽到‘革命之聲’，就像看到亞文，看到解放軍。”豪伯以無限緬懷深情說。

正當我們談得熱烈的時候，門外的狗忽然吠起來，接着不遠處傳來一個聲音：

“豪伯在家嗎？”

“是來安叔來了。”豪伯應聲



祖國山林一片紅

歡呼馬來亞革命之聲廣播電台的誕生

林原秋

迎東風、展紅旗
是春雷、是暴風驟雨
它響遍了祖國大地
最熱烈歡呼、最衷心的歌唱
“馬來亞革命之聲”廣播電台誕生了
這是人民戰爭的勝利
是戰無不勝毛澤東思想的勝利

聽，祖國的山林在歡騰

革命根據地在擴展
英雄的解放軍在奮勇前進
好呵，“革命之聲”
您的每一次廣播
就是一次新的戰鬥
就是一次新的勝利

迎東風、展紅旗
看，祖國的山林一片紅

那燒得熱烘烘的槍筒呵
正緊握在解放軍的手中
一顆手榴彈
打得敵人鬼車四脚朝天
一排子彈
射得敵人胸膛開花
渾身倒地叫爹媽
一挺機關槍
打得敵人直昇機往泥地里鑽

英雄的形象

林順成烈士墓碑建成有感

向陽生

迎東風、展紅旗
好呵，“革命之聲”
您傳播了毛澤東思想
帝修反在魂飛魄散
馬來亞人民在歡呼
一個新的祖國天地就要來到
的樣子，我們也忍不住笑彎了腰。
“現在有電台不同囉……”安叔臉紅脖子粗地說，跟着地荷荷笑起來。

屋子里，一片歡樂的氣象。安叔終於改變看法啦。過去他總沒信心，只看到游擊隊受挫折的一面，不相信人民會再起來反抗。現在，看，安叔正忙着記時間和波段哩。

豪伯和安叔只是我們最先遇到的群衆，而豪伯一家人的熱烈反應和安叔的轉變，使我們深信，今晚，有多少受苦受難的人民也正為“革命之聲”的成立而激動而歡呼！

外面的雨聲，漸漸疏落下來，我們告辭了豪伯，又踏上泥濘不堪的小路前進，到別的鄉老那里去。

是的，我們一定不辜負“革命之聲”的期望，要在工作和戰鬥中取得新的勝利，去迎接一個紅彤彤的馬來亞。

高大的墓碑
屹立在甲洞紅色的山丘上
英雄的形象
傲視着帝國主義豢養的鷹犬和豺狼

“為有犧牲多壯志
敢教日月換新天”
毛主席的詩句刻在英雄的墓碑上
洋溢着無窮的精神力量
墓碑上三面紅旗迎風招展
預示着祖國終將解放

墓誌銘記載着烈士的光輝事跡
展示出群衆鬥爭的力量
拆穿了“民主議會”的騙局
樹立了革命英雄的榜樣

烈士的鮮血
永遠凝在祖國的土地上
敵人的血腥迫害
使人民的階級仇恨的火焰更加熾熱
鷹犬豺狼的暴行
只有加速它們的滅亡！

給表演藝術學院 洪水的知識分子們

以我的看法是，表演藝術學院的不少成員是有思想認識的，熱衷於進步藝術，想盡力做一點良心工作。

可是，他們都是懵懂地被投機取利的兩頭蛇所利用了。

他們印發魯迅語錄的書簽和紀念魯迅的小冊子，似乎是要宣傳進步思想，可我覺得他們自己倒應再讀幾遍書簽的語錄：

“我以為根本問題是在作者可是一個「革命人」，倘是的，則無論寫的是什麼事件，用的是什麼材料，即都是“革命文學”。“從噴泉里出來的都是水，從血管里出來的都是血。”

——該學院之郭寶崑是“革命人”嗎？不。他們是噴泉里出來的水，不是血管里出來的血。要是在“灰黃”的噴泉里會噴出鮮紅的血，那真是怪談。

我短短的幾句話，是希望該學

院里的有認識的分子，能够看清問題，別受郭寶崑所矇騙。

(接第七版)

走到門口，喊道：“來得好呵，好消息！”

來安叔抖落了雨傘的水，放好雨傘，才進門，豪伯一拍他的肩膀，朗聲說：

“你知道嗎？我們人民自己的電台成立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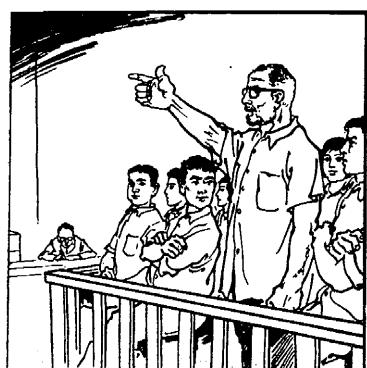
來安叔聽了半信半疑，問道：“你怎知道的？”

我們異口同聲告訴他剛才收聽過，他才相信了。隨着，他的臉上也出現一道難得的歡笑，噴噴讚歎道：“真本領！真本領！”

小楊介紹了剛才廣播的內容，來安叔聽了之後，出人意料的樂觀地說：

“不用幾年，準要打來了！”

“嘆，你不是常常說一百年也難打起來嗎？”豪伯說完，朝着來安叔哈哈大笑。我們知道這是豪伯故意在激安叔的，看安叔急着辯解





陳繼堯是被逼而死，並非“自殺身亡”

山川

罪惡的“分而治之”政策又逼死了一條人命。美英帝及拉李傀儡集團又欠下馬來亞人民一筆新血債。

這位無辜的被害者就是陳繼堯老先生。他今年五十歲，是個單身漢，住在我國馬來亞的新加坡島，他在新山一家公司任書記之職已有十七年之久，每天來往于新柔長堤之間，忙忙碌碌過半生。但是，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爲了進一步分化馬來亞（包括星島）人民的團結，進一步轉移和模糊馬來亞人民的革命目標——爭取一個真正獨立、統一、民主的馬來亞，它們從政治上把新加坡島從馬來亞之中分割開來，把一個馬來亞分割成兩個所謂的“國家”——“馬來西亞”和“新加坡共和國”。這麼一

來，原本是馬來亞人的陳老先生一夜之間就變成所謂的“新加坡人”；這樣，除了新加坡島之外，他在馬來亞任何地方工作的基本權利就被無理剝奪掉，而他在新山的那個“飯碗”也就開始跳舞了。因此，他被迫向拉赫曼拉扎克傀儡當局申請“工作准証”，幸蒙傀儡當局“開恩”，批准了他的申請，才避過了失業的厄運。但是，到了今年九月，傀儡當局又無理吊消了他的“工作准証”，他終於被迫離開已經做了十七年的職位，回到新加坡島來。但是，長期在新山工作的他，對星島的一切都不很熟悉，而且年紀已經半百，再加上星島也有成千上萬的人處於失業狀態，要找到一份工作那有這麼容易呢？身爲馬來亞人竟然不能在自己土地上工作，勤勤懇懃渡過幾十年竟然落得個被迫失業，陳老先生對於傀儡當局的這種無理迫害感到無比的憤慨，終日憂鬱在家，精神陷入極度的沮喪。陳老先生就在這種情況底下，于十一月七日留下三封遺書，含恨

弔頸而死。

十一月二十八日，李光耀傀儡當局的所謂“駁屍庭”裝模作樣的把這宗案件判爲“自殺身亡，與人無尤”，妄圖一筆勾消它們的罪惡，以逃脫它們應負的責任。我們要嚴正地向這一小撮罪大惡極的反動派大唱一聲：辦——不——到！你們胡說什麼“自殺身亡”，我們偏偏說是“被逼而死”；你們胡說什麼“與人無尤”，我們偏偏說罪魁禍首就是你們。事實難道不是這樣嗎？試問：陳老先生果真是自己願意摧毀自己的生命嗎？他爲什麼不在以前這樣做而要等到現在呢？難道不是你們搞“分而治之”政策，把馬來亞人變成“新加坡人”，把這個孤苦的老人逼得走投無路嗎？那條套住陳老先生頸項的繩子上難道不是清楚寫着“分而治之”四個字嗎？而那條繩子的另一端不正是掛在你們的魔手之上嗎？一次又一次的慘痛遭遇擦亮了人民的眼睛，使人民變得更加聰明起來了；你們妄圖以所謂“法律”作幌子，把“被逼而死”變成“自殺身亡”，以掩蓋你們的滔天罪行是絕對辦不到的。

血債要用血來償，陳老先生這筆債我們又記下了，有一日，馬來亞人民一定要徹底清算。同陳老先生同樣遭遇的被迫害者團結起來，馬來亞各族人民團結起來，以行動反擊“分而治之”政策，反擊美英帝及其走狗的一切迫害，爭取祖國馬來亞的重歸統一，爭取一個真正獨立、統一、民主的馬來亞人民共和國的早日實現。

賊劉少奇。

歡呼美國人民干得好

讓我們千遍歡呼，萬遍歌唱；歡呼美國人民的偉大覺醒，歌唱美國人民反侵越戰爭的偉大鬥爭。

美國史無前例的大示威，像冒出火山的滾滾熔岩，像傾崖而瀉的洶湧山洪；像旱林野火掀起熊熊火浪。它衝擊着白宮的牆基，它要燒毀白宮這座帝國主義的魔窟！

今天，美國人民不再受騙了，什麼“保衛亞洲和平”，什麼“防止共產黨的侵略”只不過是穿在美帝國主義的魔爪上的白手套；它是掩蓋不了那沾滿越南人民，美國人

民和全世界革命人民的鮮血的魔爪的。

今天，美國人民已深刻地覺悟到：美帝國主義者對其他國家人民的侵略戰爭，也就是對美國人民自己的戰爭。它殘酷地奪去了千萬美國青年的生命，它是美帝國主義者奴役美國人民的具體表現。因此，美國人民的真正敵人是美帝國主義者，越南人民和全世界革命人民是美國人民的偉大朋友，美國人民一定要和他們聯合起來，爲着解放全世界，解放全人類的偉大事業而戰斗！

——曉江



“九大”文件名詞解釋

“政治報告”名詞解釋

彭德懷反黨集團

彭德懷反黨集團，是指資產階級司令部急先鋒彭德懷所糾集的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等一小撮反黨分子集團。這個反黨集團在一九五九年八月中國共產黨召開的廬山會議（八屆八中全會）上向黨的總路線、向黨中央和毛主席發動了猖狂的進攻。這個反黨集團惡毒攻擊總路線是“左”傾冒險主義，大躍進是“升虛火”、“發高燒”，人民公社“辦早了”、“搞糟了”。他們把毛主席領導的幾億人民的偉大

群衆運動，認爲“小資產階級的狂熱性”。劉少奇在這次會議上也打起“反左”的旗子攻擊總路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並對彭德懷說：“與其你篡黨，還不如我篡黨”。

彭德懷反黨集團反對毛主席、反對黨的社會主義建設總路線，反對人民公社，反對大躍進，就是反對走社會主義道路，妄圖在中國復辟資本主義。

現已查明，彭德懷和黃克誠早就同高崗、饒漱石形成了反黨聯盟，彭德懷是這個聯盟的實際領袖，他們的總后台就是叛徒、內奸、工

社會主義教育運動

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是毛主席領導的、於一九六三年在全國轟轟烈烈地展開的革命運動。它的內容是：清政治、清思想、清組織、清經濟，故又簡稱爲“四清”運動。

毛主席曾精闢地指出：“這一次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是一次偉大的革命運動”，“這一場鬥爭是重新教育人的鬥爭，是重新組織革命的階級隊伍，向着正在對我們猖狂進攻的資本主義勢力和封建勢力作尖銳的針鋒相對的鬥爭，把他們的反革命氣焰壓下去。”

這次運動的重點，是整黨內那些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這次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性質是“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矛盾”。

(接第一版)

到今天，不但仍然沒有撲滅人民革命武裝鬥爭的烈火，反而使他的殖民統治，從根本上動搖了。

共產黨人和各族工農群衆為我國人民的解放事業立下的不可磨滅的豐功偉績，將永垂青史，是任何人也永遠抹殺不了的。

同共產黨人和各族革命群衆的堅貞不屈的英雄氣概和愛國熱忱比較起來，這一些以出賣國家、出賣民族為職業並在英帝國主義的大炮保護下，踩着各族勞動人民的尸體而爬上傀儡寶座的無恥之徒，就顯得多麼渺小、多麼卑鄙。

我們要責問拉赫曼、拉扎克集團，這一些用共產黨人、人民抗日軍戰士、民族解放軍戰士和愛國人民的鮮血所寫成的光輝燦爛的歷史篇章，有那一點不是完完全全的真實的？為什麼你們要把歷史上馬來農民反英武裝鬥爭的英雄事跡隱瞞起來，一點也不敢告訴人民，公諸於世呢？英帝侵略馬來亞的時候，難道不是因為各州的馬來封建貴族和地主階級在賣國條約上簽了字而使各族勞動人民，首先是馬來農人淪為英帝的奴隸呢？日本侵佔馬來亞的時候，又是誰在民族敵人的面前卑躬屈膝、威逼和誘騙各族人民？

首先是馬來農民，去為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戰爭服務，去為侵略者征服、統治和掠奪自己的國家效勞，和把各族人民群衆推進暗無天日的受苦受難的深淵呢？難道不是這些封建貴族、地主階級和帝國主義主子所豢養的官僚買辦嗎？

你們說什麼：“在馬來亞人民抗日軍統治的短時期內，對無辜的馬來群衆迫害和屠殺的事件，深深地印在馬來群衆的記憶里，使馬來人不能忘記華人統治的危險。”這是什麼話？！這不是含血噴人又是什麼？這不是肆意加劇民族仇恨、製造民族衝突又是什麼？

馬來亞人民抗日軍是一支在馬來亞共產黨領導下的英雄的、愛國的革命隊伍，是我國各族人民的子弟兵。她在抗日戰爭時期，為了國家的利益，為了民族的利益，不惜流血犧牲，同日本侵略者英勇作戰；同時，也為了國家和民族的利益，為了抗日戰爭的利益，不得不採取革命手段，懲罰罪大惡極的背叛國家的叛徒，証據確鑿的日本走狗、特務，這是完全必要的、合情合理的、符合最大多數人的利益，並為他們所熱烈擁護和衷心讚揚的。因為不除奸滅叛，人民就要遭殃，抗日戰爭就會受到危害。這就好像現在不把你們這伙禍國殃民的賣國賊，以及李光耀集團徹底打倒，各族人民就不能得到解放一樣。道理是十分淺顯，事情也十分明白。換句話說，這是一個敵我問題，不

是一個問題。實際上，不管是抗日戰爭時期，或者是這一次抗英民族

解放戰爭，所以被革命人民消滅，是因為他們甘當敵人的奸細、走狗、特務而不問他們是那一個民族。事實上也多數是華族，這一點你們自己和你們的政治部是一清二楚的。這些民族敗類，是死有餘辜的。你們為他們鳴冤叫屈，把他們說成是無辜的，這除了說明你們和他們是一丘之貉之外，難道還能有什麼別的解釋嗎？

英帝統治馬來亞一百多年，日本法西斯統治馬來亞三年多，不知殺害了多少萬愛國戰士和無辜群衆。同樣的你們上台十二年，又不知殺害了多少萬抗英戰士和愛國群衆。抗日軍消滅的是日本侵略者的奸細、走狗、特務，是民族敗類和社會渣滓，消滅他們是國家之福、民族之福，也是人民之福。而你們和你們的帝國主義主子所殺害的是各族人民的民族英雄、愛國戰士和勤勞勇敢的老百姓，是國家的災難，民族的災難，也是人民的災難。現在，你們顛倒黑白、污蔑人民抗日軍造成了馬來群衆在抗日時期的痛苦，難道不是別有用心地偽造歷史，為你們帝國主義主子辯護，同時也為你們自己開脫罪責嗎？但是，老實說你們這樣作只能是“搬起石頭打自己的腳”。因為，污蔑人民抗日軍的結果，只能是把你們那賣國賊的丑惡嘴臉，赤裸裸地暴露在全國人民的面前。

一九四八年，我國各族人民拿起武器，反抗英帝的暴力鎮壓，這是一件具有偉大歷史意義的大好事，是爭取民族解放的革命鬥爭。可是，你們却在《報告書》里咬牙切齒地叫嚷什麼“由華人支配的馬來亞共產黨，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發生叛變，目的在於推翻當權者和接管國家。為了應付這項威脅，一九四八年六月廿日頒布了緊急狀態”等等。推翻誰？打倒誰的政權？為什麼你們閉口不說呢？為什麼你們對各族人民起來推翻英殖民主義者，去奪取政權的民族解放鬥爭如此痛恨？為什麼打在英帝身上而痛在你們心裏呢？這樣一來，你們是英帝走狗的面目，豈不昭然若揭了嗎？

在你們這一段所謂歷史背景里，你們還陰險地加上這麼幾句：“馬共之活動顯示了一項明確的策略，利用每一項敏感而差異的問題主要是經濟和種族問題來弱化國家。”這是什麼意思？要把製造民族屠殺的帽子套在共產黨頭上嗎？你們真是頭腦發昏！這頂帽子只有戴在你們和你們帝國主義主子頭上才合適，因為這才合乎歷史事實。如若不信，那就讓我們再談一點歷史給你們這些歷史的偽造者聽聽吧！

英帝從侵佔馬來亞的第一天起，就從倫敦帶來了一個極其惡毒的政策，名叫“維護馬來人特權”。這

一套政策，一箭雙鵰，即可以保存馬來封建貴族和地主階級，壓迫和剝削馬來農民的階級特權，又可以把馬來農民對英帝及封建貴族和地主階級的不滿和仇恨，轉移到別人身。一百多年來，英帝就用它來製造民族仇恨，分化民族團結，破壞各族人民的革命鬥爭。日本帝國主義佔領馬來亞之後，抄襲英帝這一套製造民族屠殺、破壞人民抗日戰爭事業。突出的事實之一，就是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之前，發生於柔佛南部的民族屠殺事件，那就是由日本侵略軍和當時的峇株巴轄縣僑長的已被你們捧為英雄的賣國賊蠢敏惹法所共同策劃的日本帝國主義還派出軍官，率領一個排的軍隊直接指揮。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後不久，英帝為了穩固陣腳，又在全馬各地，例如：森美蘭的峇都吉基、霹靂的蘇阿朗等許多地方發動民族屠殺。一九四八年以後，英帝又製造了多次民族屠殺事件。你們被英帝扶上台以後，又用“馬來人特權”為幌子，挑起民族屠殺事件，來維護你們所代表的，封建的、買辦的官僚資產階級的階級特權。一九六四年，新加坡的民族屠殺；一九六七年一月，檳城的民族屠殺，難道不是你們一手製造的嗎？這類例子是舉不勝舉的。

富有諷刺意味的是，高唱維護馬來人特權的調子的日本帝國主義，他們一佔領馬來亞就把北馬四個州（包括拉赫曼的老巢吉打在內）割給了泰國傀儡集團，為什麼這些開口閉口就是“馬來人特權”的封建貴族和地主階級，當時連哼也不敢哼一聲呢？這就不更加證明：所謂馬來人特權只不過是統治階級用來愚弄並且壓榨馬來族勞動人民的一個騙人的口號而已嗎？

我們在上面提出的這些責問，拉赫曼、拉扎克集團是不敢回答的。因為他們現在所代表的階級，就是過去出賣國家、背叛民族的統治階級。這個階級害怕真理，就像老鼠害怕陽光一樣。他們害怕群衆，不相信群衆，即使是受他們暫時蒙蔽的一部份馬來群衆，他們也不相信。他們只能靠壓和騙來過日子，也就是只能用利刀和謊言這兩手來維持他們搖搖欲墜的反動統治。

共產黨人是唯物主義者，唯物主義者是無所畏懼的，真理在我們一邊我們相信和依靠各族人民群衆，因為毛主席教導我們說“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創造世界歷史的動力”。包括馬來族在內的各族人民群衆的眼睛是雪亮的，是欺騙不了的，他們衷心擁護和熱烈支持我們爭取民族解放的事業，並且有越來越多的人英勇地投身於這個事業，直接參加鬥爭。所以，不管敵人怎樣鎮壓屠殺，怎樣中傷污蔑，我們的事業還是一天比一天興旺起來，我們的

(轉入第十二版)



美日反動派的罪惡陰謀

《人民日報》社論

28-11-1969

日本反動政府的頭目佐藤榮作最近跑到華盛頓同尼克松進行會談，會後發表了一個聯合公報。這次會談把美日反動派的軍事勾結推到了一個新的階段。這就是在美帝國主義的反革命全球戰略中，日本反動派已被使用充當亞洲憲兵的角色，成為反對中國人民、朝鮮人民、越南人民和亞洲各國人民的急先鋒。

美帝國主義和日本反動派正在進一步強化他們的軍事同盟，加緊策劃和準備新的侵略戰爭，這是一個亞洲人民嚴重注意的一個新動向。佐藤這次訪美名義上是去商談所謂歸還沖繩的問題，其實這完全是一個騙局。根據美日“聯合公報”，美國準備交還日本的只是沖繩的所謂“行政權”，沖繩的美國軍事基地仍然原封不動地控制在美國手里。軍事統治仍在美國手里，所謂“行政權”就是一句空話，美軍隨時可以拿軍事需要干涉行政，而行政只能從屬於軍事統治。同時，美國根本沒有對撤消設在沖繩基地上的核武器問題作出明確的保證，而且「聯合公報」還以含糊的措詞為美國繼續在沖繩設置核武器作了護庇，實際上是讓美國在沖繩的核基地無限期的保留下去。這樣，既然在沖繩歸還日本成為日本本土的一部份以後，美國仍然可以自由使用沖繩軍事基地，並在沖繩保持核武器，那麼，美國豈不是也可以在整個日本這樣幹嗎？可見美日會談的結果，並不是沖繩的本土化而是日本本土的沖繩化。這是佐藤榮作對日本國家主權和民族利益的無恥出賣，是對日本人民無條件收回沖繩的正義要求的極大愚弄。

尼克松和佐藤所以要在歸還沖繩的問題上挖空心思地玩弄一套花招，其目的是為了掩蓋美日反動派加強軍事勾結的罪惡活動。同時，美帝國主義也有意給佐藤一點形式上的政治資本以便於日本反動派放手地進行擴軍備戰，更賣力地為美帝侵略政策效勞。

尼克松和佐藤在「聯合公報」中以赤裸裸的口吻宣稱，他們非常珍惜「美日安全條約」在鎮壓日本人民和侵略亞洲方面所取的作用，要堅決維持這個條約。佐藤狂妄地叫嚷，中國神聖領土台灣省是日本安全的一個極重要因素，朝鮮對於日本自己的安全是必不可少的。並且聲言，日本反動派還要在侵略印度支那地區方面發揮作用。

日本反動派就是這樣肆無忌憚地宣布，他不僅要把日本更牢固地綁在美帝國主義的戰車上，而且明目張膽地把侵略矛頭指向中國、指向朝鮮、指向越南和印度支那，準

備在必要時直接上陣進行軍事冒險。而美帝國主義也允許日本反動派在他所佔據的台灣、南朝鮮和印度支那等地區插上一脚，彼此作為酬勞，這是美日反動派共同策劃的一個極其險惡的大阴谋。

日本反動派企圖窃取我國神聖領土台灣省蓄謀已久，由於得到美帝國主義的支持，這種陰謀活動已經越來越猖張，越來越暴露。就在佐藤訪美的時候日本前首相岸信介突然大搖大擺地闖到台灣。他們就是兩個，一個叫嚷台灣是日本安全的極重要的因素，一個叫嚷日本要同蔣匪幫加強親善與合作，並支持蔣匪幫的所謂“反攻大陸”。這些論調與過去日本軍國主義者鼓吹的什麼「中國東北三省是日本安全的生命線」，什麼「中日締協」同出一轍。日本反動派妄想以武力阻撓我國人民解放台灣，並且幻想以支持蔣匪回閩大陸換取日本吞併台灣的狼子野心，已昭然若揭。這是對七億中國人民的猖狂挑撥，中國人民絕不能等閒視之！

美帝國主義加緊使用日本反動派充當亞洲憲兵，是尼克松推行所謂“新亞洲政策”的重要組成部份。美帝國主義由於侵略亞洲的政策不斷破壞，走投無路，越來越急於靠日本軍國主義出籠為他侵略亞洲打前陣。尼克松一再強調，日本反動派要在亞洲起領導作用和關鍵性作用。企圖建立以美國為後台，以日本為骨幹的新的侵略軍事聯盟，以實現亞洲人打亞洲人的陰謀。

而經濟勢力已經膨脹起來的日本壟斷資本集團却幻想以美帝為靠山加速復活軍國主義，大肆進行侵

略擴張，在亞洲重建他的殖民勢力範圍重溫“大東亞共榮圈”的迷夢。佐藤叫嚷的日本將對侵略亞洲的反革命事業作出進一步的積極貢獻，就是日本軍國主義的這種狂妄野心的大暴露。

偉大領袖毛主席指出“世界上一切侵略者及其走狗統統都要被埋葬掉，為期不會很遠，他們一定逃不掉的”。佐藤榮作狂妄的叫嚷冲繩歸還以後，日本將盡力在亞洲太平洋地區稱王稱霸的所謂“太平洋新時代”，岸信介叫嚷“要製造七十年代的新亞洲”，真是夜郎自大利令智昏。

當前的時代是帝國主義走向全面崩潰，社會主義走向全世界勝利的時代。偉大的社會主義中國堅如磐石地屹立在世界的東方。亞洲各國人民的革命運動正在風起雲湧。不管美帝國主義和日本反動派在亞洲太平洋地區怎樣興風作浪，都休想扭轉他們不可避免的滅亡命運，都翻不了天！

至於現代修正主義利用美日反動派的「軍事同盟」來進行反華，孤立中國，撲滅越南人民抗美救國的戰火，破壞朝鮮人民統一祖國的事業，那只能更加暴露其同亞洲人民和世界人民為敵的面目。

中國人民一定要解放台灣！中國人民堅決支持日本人民的反美愛國鬥爭。堅決支持朝鮮人民、越南人民、老撾人民、柬埔寨人民和亞洲各國人民反對美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鬥爭。

亞洲各國人民團結起來！進行堅決的鬥爭就一定能够徹底粉碎美日反動派加緊軍事勾結策劃新的侵略戰爭的罪惡陰謀。美帝國主義和他的任何帮兇如果敢於玩火，他們就必將在亞洲人民的革命烈火中被燒成灰燼。

泰國人民抗拒美 泰反動派的進攻

〔泰國人民之聲電台廣播〕在泰國共產黨領導下，泰國北部的彭世洛府人民和人民解放軍英勇的抗拒美國他儂集團的瘋狂進攻。

在十一月十九日到廿一日的三天中，擊落擊傷美國他儂集團直昇飛機三架，打死打傷美泰反動軍隊四十多名，取得輝煌戰果。

電台說，美國他儂集團最近調動了四個連的反動軍隊，出動大批飛機向彭世洛府那空泰縣的愛國軍

民圍剿。彭世洛府愛國軍民運用人民戰爭的戰略戰術勇猛迎擊美國他儂集團反動軍隊的圍攻。十一月十九日，愛國軍民用步槍打落敵人的直昇飛機兩架，打傷四架，打死打傷敵人十多名，其中包括一名少校軍官。第二天，美國他儂集團又派遣大批直昇飛機去增援，愛國軍民又擊落敵人直昇飛機一架。廿一日人民解放軍發揚勇敢戰鬥和靈活作戰的作風乘勝追擊，又打死打傷敵人三十多名，擊毀敵人的直昇飛機一架，徹底粉碎了敵人的圍剿。



停止你們的破壞！

革命文藝的花朵處處開

懇親文藝晚會是要反映人民的受壓迫受剝削的生活以及他們的鬥爭；宣傳反帝反修反傀儡政權的政策，宣傳黨“反迫害、促統一”，爭取祖國解放的政策；宣傳偉大的毛澤東思想。

對此，李光耀傀儡政權怕得要命、恨得要命，他們視革命文藝如洪水猛獸。最近以來，李光耀集團派了大批偽警察到許多支部大干其監視、恐嚇搗亂和破壞的罪惡勾當。

近日，偽警察到武吉班讓支部進行恐嚇，甚至逮捕了該支部一位負責同志進行野蠻恐嚇，強令該支部不得搭台演出。事後，偽警察和殘暴隊還在該支部附近兜來闖去，十分卑鄙、可惡。

同樣的期間內，偽警察也到東陵烏魯班丹支部進行野獸般的恐嚇，它們氣勢兇兇，三番四次地對該支部負責同志說，如果舉行演出，它們將強硬地沒收一切演出工具。真是強盜般的語言。

本月五日早晨，正是阿裕尼支部演出的第一天，有十多條大小走狗，其中一條大狗，還自稱是什麼“嚴西”的，事前得到了小狗的報告，就闖來陰險地說什麼，必須把支部門前的標語等宣傳品撕下，但是同志們據理力爭，駁得大小狗官埋屈詞窮、啞口無言，狗官在完全無理的情況下溜走了。但是到了下午，它們又來了，它們不管三七二十一，撕了毛主席畫像布條標語就走。

我們要譴責李光耀傀儡政權想方設法，橫蠻跋扈地破壞黨支部的革命文藝演出！

(接第十版)

隊伍越來越發展壯大了。

拆穿了說，拉赫曼、拉扎克集團不過是一些有奶便是娘的政治蒼蠅。他們願意出賣自己的靈魂，那是他們的自由。但是，他們背叛民族，出賣祖國，幫助外國帝國主義殘酷壓迫和剝削我國各族人民的滔天罪行，全國各族人民是不能容許的！馬來亞共產黨領導的，用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民族解放軍戰士們手里的槍，尤其不能容許！他們終有一天要被徹底清算，要受嚴厲懲罰的！完全可以肯定，他們不但不可能阻擋歷史車輪的前進，而且不可避免地要和他們的帝國主義主子一起，被歷史的車輪輾得粉碎。

日益嚴重的失業問題

[馬來亞革命之聲電台報導] 拉赫曼、拉扎克集團和李光耀集團對廣大人民在政治上進行野蠻迫害的同時，又在經濟上以殘酷地剝削，使我國勞動群衆日益貧窮，失業不斷增加。

根據傀儡政權顯然縮小的統計數字，一九六九年失業登記的人數是三萬六千，一九六六年是六萬二千，一九六七年是十二萬五千，到一九六八年已超過廿萬，即每年指數超過一百巴仙。有些地方則在一百巴仙以上，例如，在丁加奴，一九六八年十二月，登記失業的有二千九百二十人，到今年七月就達到六千一百人。

上面這些數字，還不包括失業而不去登記的人，特別是農村失業的人。據四月份報紙報導，僅吉蘭丹一州就有六萬人失業。據英國壟斷資本的一個週刊估計，全馬失業和半失業人口約達七、八十萬人之多。失業數字今後還會迅速增加，因為除了原來的龐大失業隊伍之外，每年還有約十萬名離校和失學青少年湧入勞動力市場。

新加坡的失業情況也同樣嚴重，據官方縮小的數字是七萬，據英國壟斷資本刊物的估計，到七十年代初期，至少會增加到廿萬。

失業的人極多，工作的機會極少，情況是十分嚴重的。例如錫礦中心怡保，不久前某礦場召募廿一名職工，馬上有二千多人去排隊。今年二月份，傀儡政權在吉隆坡召募三名女警察，應徵者達三千人。據十月底報紙消息，各種企業機關通過吉隆坡職業介紹所召募一千七百七十五名職工，登記申請的共達十四萬四千餘人。

(接第三版)

樓，弔頸，含恨慘死。因此，我們要勸告“一女公民”女士，你的遭遇就是成千成萬人的遭遇，就是全馬來亞（包括星島）人民的遭遇，這樣的遭遇是不能夠通過向傀儡當局請求而得到解決的，即使得到了傀儡當局的“開恩”（當然是為了緩和民憤），那種“解決”也是毫無保障的；何況就算你得到“開恩”暫時“解決”了，還有成千成萬的同胞仍在受苦受難呢？毛主席教導我們：「被壓迫人民和被壓迫民族，決不能把自己的解放寄托在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明智”上面，而只有通過加強團結堅持鬥爭，才能取得勝利。」因此，我們對美英帝國主義及其走狗——拉赫曼、拉扎克、李光耀傀儡集團絕不能有任何幻想。相反，我們應該和各族同胞團結起來，開展反對迫害，

兩個傀儡政權口口聲聲說要解決失業問題，實際上，却在用種種藉口製造失業，以便他們和外國壟斷資本家壓低工資，增加勞動強度，加強掠奪。例如大膠園主強迫割膠工人把每天所割的行酬，從三百五十棵樹，增加到六百棵樹。儘管受到廣大膠園工人的激烈反對，可是，去年四月間以大工頭依拉惹蘭為首的「全國種植工友職工會」和代表壟斷資本的「馬來西亞農業生產者工會」，簽訂了被工人形容為吸血的新膠業合約，對二、三十萬膠業工人造成了加工減薪和裁員的危險，使五、六萬割膠工人面臨被開除的危險。

今年四、五月間，拉赫曼、拉扎克集團以設法增加青年就業機會為藉口，降低所謂法定退休年齡，把成萬名偽政權僱員趕入失業隊伍，其中絕大部份是工人。李光耀集團的“市政局”把清潔部工人的工作量增加五十巴仙，然後，用人浮于世為借口，開除了約一千名工人。這類實例，比比即是，不勝枚舉。

最近，拉赫曼、拉扎克集團還瘋狂地推行馬來沙文主義政策，實行「工作准証」制度，在短短的幾個月里，就使華、印族失業工人增加了幾十萬。

拉赫曼、拉扎克集團和李光耀集團的這些暴行，只能促使工人階級和勞動群衆更加廣泛地團結起來，為爭取自己的解放而進行鬥爭。

反對“分而治之”，爭取祖國馬來亞重歸統一的鬥爭，爭取實現一個真正獨立、統一、民主的馬來亞之後，你和全體同胞的遭遇才能够得到根本的解決。這樣做雖然苦一點，久一點，要付出一些犧牲，但却是唯一正確的途徑。你聽，祖國北方民族解放軍的槍聲越響越緊了，我們人民自己的廣播電台——馬來亞革命之聲廣播電台也已經開始播音了；你看，各族人民正在覺悟起來，越來越多的人在磨拳擦掌，準備痛擊他們的共同敵人。在這形勢大好的時刻讓我們團結起來，各族人民團結起來，按照毛主席指示的道路，「下定決心，不怕犧牲，排除萬難，去爭取勝利」吧！最後的勝利一定屬於我們人民的。

更正：

本報第357期第一版黨的聲明所應用的“遞奪”一詞，應改為“褫奪”方合。